



# 一个伪“探险”者的伪心灵鸡汤

□禾刀

在了解《食物探险者》浓墨重彩推介美国著名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前,不妨先聊聊与其有着类似经历的另一人罗伯特·福钧。

福钧有一个著名身份即“茶叶大盗”。大约早费尔柴尔德半个世纪,英国人福钧同样以所谓的探险者身份,数度潜入中国腹地,不仅成功盗得茶树种苗,还带走了按照后来说法是具有知识产权的制茶技术。英国人后来在其印度殖民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茶叶种植——“福钧窃走中国商业机密后不到20年,茶叶贸易的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版图内”(《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时至今日,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产茶大国。

没有迹象表明费尔柴尔德受到了前辈的影响,但他显然比前辈走得更远,手脚也放得更开,影响自然也大多。他不像前辈那样遮遮掩掩,或者开门见山,或者通过小恩小惠,拉拢别国纯朴农民,一次次轻而易举地获得他想要的枝条或者种子。他在美国的表现是混迹于精英阶层的一名谦逊学者,但他在国外获取植物时所运用的诸多手腕,一点也不逊于三教九流之辈。

第一次总是显得那么艰难和令人难忘。25岁那年费尔柴尔德潜入科西嘉岛,试图盗走当地香橡树的枝条。因为知道自己所行不端,心里充满了恐惧。如同所有的盗贼,随着第一次偷窃的“成功”,费尔柴尔德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接下来便是越走越远,直至后来的疯狂,还希望后继有人。随着他精心挑选的接班人迈耶的离世,另一个接班人威尔逊·波普诺对这种生活产生厌倦后的离职,费尔柴尔德“贼”心不减,70岁那年拖着年迈之躯,再次踏上所谓的“探险”之旅。

费尔柴尔德对于从各国网罗植物近乎于疯狂。他从不在于旅途之艰难,只要是他想得到的东西,总是穷尽一切手段,从意大利的无籽葡萄到德国塞姆施啤酒花,类似这些当地原本严守秘密也根本不想外传的植物,经过他那越来越显老练的手腕,一次次落入他的植物百宝箱。数十年间,他造访了五大洲50多个国家,把18000多种蔬菜、水果和其他植物引进美国。他不仅让美国农民富了起来,还大大丰富了美国人原来面包、奶酪、肉类唱主角的单调餐桌。

站在美国人视角,植物大盗们确实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换一视角则相反。如果不是费尔柴尔德的门徒迈耶在1908年从中国“运回”了改良后的大豆品种,不知道今天的川普政府,还会不会急于在兜售大豆时与大豆的故乡中国叫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丹尼尔·斯通 著  
《食物探险者：跑遍全球的植物》



费尔柴尔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萨拉·罗斯 著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罗伯特·福钧

如果剔除战争等特殊情况,费尔柴尔德等人的所谓“探险”之旅,看不出有多少特别的惊险可言。他们的足迹并非荒郊野外和人迹罕至之处,他们的目标只是当地人经过长期探索乃至精心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当然,当费尔柴尔德等人心怀鬼胎地一次次想获取别人赖以生存的优良植物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别人警惕的目光。当贼人之手都伸进了口袋,还不允许他人有任何愤怒的表情,这样的逻辑是否太过强权。

还有一个可比性参照物或许也能说明问题。仅以中国而言。虽然晚清中国极其落后,但在费尔柴尔德所处的时代,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欧美人绝非凤毛麟角。鸦片战争后,东西方交流总体上越来越广,进入中国乃至腹地的欧美人越来越多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即便是在长江上游重庆这样的遥远内地,曾有英国人好博逊担任海关税务司长。身处这样的时代,如果全都像费尔柴尔德这样披上“探险”的励志外衣,“探险”二字未免太过普通和庸俗。

当然,如果抛开本书差强人意的立意,其写作还是表现出相当的水准。丹尼尔·斯通妙笔生花,除了行文极其流畅,在构思和选材上,确实把费尔柴尔德的一次次“偷盗”行为故事化,同时也是正义化,令那些不明真相的读者极易热血沸腾。至于那些被费尔柴尔德所偷盗的国家,则显得有些脸谱化,文中丝毫未觉半点惋惜,甚至有点活该的荒诞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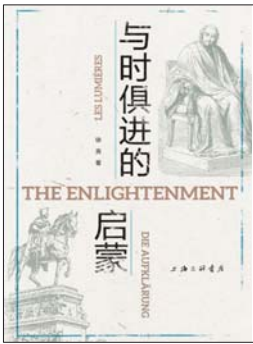
于那些被费尔柴尔德所偷盗的国家,则显得有些脸谱化,文中丝毫未觉半点惋惜,甚至有点活该的荒诞之感。

费尔柴尔德个人人生形象塑造方面,作者还是颇具功力的。费尔柴尔德一路走来贵人多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莱思罗普这样只顾买单又喜欢周游全球的富豪。费尔柴尔德在人生的后半程也遇到了对手即他的发小,推动《植物检疫法》出台的查尔斯·马拉特。在今天看来,植物的输入,往往会输入新的病虫害,这也是今天各国海关面对外来物种总是如临大敌的原因。费尔柴尔德对美国的贡献无疑是卓越的,而马拉特的努力则让全球受益。显而易见的是,本书为了塑造费尔柴尔德的“英勇”形象,马拉特的贡献不仅被低估,更像是矮化。

本书也有一个可圈可点之处。作者的植物学知识渊博,对科普语言掌握亦独到,哪怕是门外汉,拿到这样的科普读物往往也不觉生涩。

最后想说的是,在萨拉·罗斯为福钧撰写的著作《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中就曾直言其强盗行径,而在斯通这里,对于比福钧做得更过的费尔柴尔德除了深深的赞美,再就是掩饰不住的赞美。所有赞美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即费尔柴尔德的所谓伟大,只是属于大洋彼岸。

## 新书秀场



上海三联书店  
徐贲 著  
《与时俱进的启蒙》

徐贲是一位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既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他是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既熟悉国际前沿学术成果,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又拥有对当下问题的现实感和洞察力。在《与时俱进的启蒙》这本书中,他借助对启蒙的思想史-实践史的深入而综合的批判性分析,介入了当代中西思想争论,重申了启蒙,认为启蒙的核心理念(自由、理性、人道主义等),永不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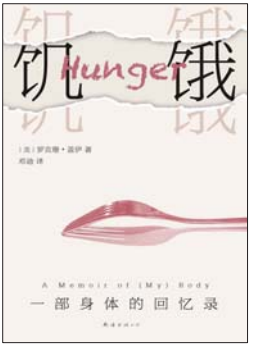
文汇出版社  
[美]乔治·帕克 著  
《下沉年代》

仿佛在一夜之间,世界轰然倒塌。所有老派的行事规矩和道德准则被抛在一旁,华盛顿的说客比政客还多,纽约交易部门不再有禁忌,佛罗里达州的楼价跌到谷底,铁锈地带的钢铁工厂相继关门,南方的农场不再耕种烟草。富者更富,穷人更穷。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乔治·帕克跟踪四位不同阶层的60后美国人——追逐美国梦的南方白人农民,失去工厂岗位的非裔女性工人,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穿梭的精英,借互联网经济发迹的硅谷大佬——展现四段沉浮人生,揭开四种阶层剧痛,写出一代人的愤怒与悲哀。



北京日报出版社  
陈丹青 著  
《局部：伟大的工匠》

本书是陈丹青视频节目《局部》第三季的讲稿,作者寻访意大利教堂、修道院,聚焦凝固于墙上的湿壁画。“文艺复兴三杰”常被比作高峰,作者却将“次要作品”与它们的创作者娓娓道来:“大名鼎鼎”的乔托与师傅“牛头”契马布埃,落拓不羁的马萨乔与气息高贵的马索利诺,可敬的乌切洛与可爱的老利皮,以及那些无名的工匠……千百幅湿壁画既是君王与臣民的教科书,又是图像的狂欢。



南海出版公司  
[美]罗克珊·盖伊 著  
《饥饿：一部身体的回忆录》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罗克珊长期饱受身体与精神的痛苦,28岁时身高1.9米,体重竟达到522斤。罗克珊少女时还是个活泼瘦削的姑娘,当她被男友带到树林,遭到他朋友的轮流侵犯后一切都变了。罗克珊麻木痛苦地活着,保守秘密的折磨并开始暴饮暴食,用肥胖的身体来对抗这个世界。直到40多岁,才终于有勇气把刺痛的伤疤狠狠撕开,用诚实到近乎残忍的语言,讲述发生在她自己身体上的真实故事,写下《饥饿:一部身体的回忆录》。

# 《延安答卷·脱贫漫记》诞生记

□朱晓梅

先生厉彦林出身于沂蒙山区的农民家庭,虽然现在生活无忧,但内心的贫民情结一直是他创作的动力源泉。作为他的妻子,我亲眼见证了他创作《延安答卷·脱贫漫记》的全过程。在我看来,他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好比女人十月怀胎,虽然艰难痛苦却是幸福的。

写中国的脱贫,写延安的脱贫,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约稿,也是他的凤凰和梦想。2019年7月放暑假后的第二天,我陪他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们洗了把脸,扒上一碗饸饹面,就赶紧跟随延安干部学院去现场教学的何老师去了延川县的梁家河,听专家、老房东讲述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晚上回到延安城后,他又联系了延安干部学院党建教研部的教授一起探讨延安的历史与现状。那几天,我们跑遍了延安城,一边听一边实地察看,带回了一包沉甸甸的资料,回来的路上他就开始酝酿构思了。

实地考察回来后,他一搭基本框架,感觉需要了解的东西还很多,于是

就一头扎到了山东省图书馆。每次去都要待上一天,像个中学生一样,带一杯水、一个面包、一盒牛奶,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料,然后按借阅上限借回一摞书,回家看完后再去泡一天。那段时间,他的业余时间全都用在这样循环往复地跑图书馆。

资料收集差不多后,他就一头扎到创作之中,似乎和延安的百姓、延安的脱贫融为一体了,有时候跟他说话他都没啥反应,等回过神来,他说“思绪不想从作品里走出来”。

写作的过程中,他感觉还有好多东西没弄明白,还缺鲜活的事例,金秋时节又去了延安。这次他是以一位出身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弟的身份去的,不辞辛苦地去贫困县、乡、村,到贫困户的窑洞里,实在真切地感受延安的变化。他说:“我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努力追逐历史足音和脱贫群众脚步声,增强作品的历史厚度、时代热度、现实温度和理性深度、文学美感。”回来后还不断给延安扶贫局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贫困户

打电话要材料,问情况、索数据。有一天清晨,我听他在打电话,这边是沂蒙山方言,那边是陕北方言,沟通起来特别费劲。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在和延安市甘泉县桥镇乡闫家湾村仙神庙坪村民小组的搬迁户通电话,他高兴地说:“贫困户家搬新居了,近百平方米的楼房,今冬不冷了,孩子有地方写作业了。”

他对每个数据、每个事例都仔细核对,为了搞清退耕还林以来延安降雨量的变化,和延安有关方面打了几十次电话。为了概括新中国成立70年来脱贫路径这一段话,他先后查阅了二十多本书籍,反复比对琢磨。他说:“我觉得这类论断性的话,准确性、规范性都可以再讨论,再研究,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才是意义和价值所在”。

2020年5月7日,文章终于写成,交付出版。我们如释重负,紧绷着的弦松了下来。突然间我感觉到他似乎苍老了许多,这种呕心沥血之作,是耗费生命的。我很心疼他,开玩笑说:“你过了60岁还能‘生产’,真不简单!”虽然很累、很苦,但心里还是挺美的,期待着这部作品能为读者送去丰盛的精神大餐,为社会做些贡献。